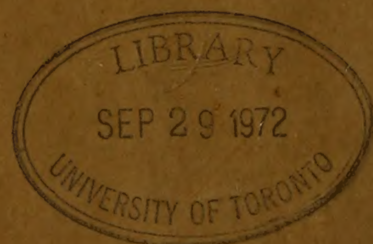


碑銘四首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一作墓誌)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少有大名以文行知名)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一有始字)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歸上言[illegible]論[illegible]爲





碑銘四首

尚書戸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一作墓誌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少有大志以文行知名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一有始字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禄寺丞監越州酒税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爲



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一本有曰此吾職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一本下有事卒不行）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爲寬簡歲終其課爲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一作姓）交結權貴（一本作豪又有恃其聲勢）號爲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歛手莫（一作不）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下有夫敢以法加諸豪乃彊吏之所能爾）

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爲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因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一有如此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

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潘惟岳（一作吉）教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一有可字）以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一作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眞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一有以事）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眞宗難其言爲詔

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一無而已）公度言終不會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有日字）悞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

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知其言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一本曰某二字作某等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祔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塟龍治一作津鄉之源一作原頭慶曆六年夏某孫鞏稱其父命以一有公之事來請曰願有述遂爲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鄫鄫爲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鄫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爲曾氏蓋

自鄫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爲曾氏而歲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于公一作千有餘歲而又顯於公焉夫晦顯常相反覆一作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剋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眞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一本作然其在外所言尤多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一本無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

也取其裕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一本有將）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決藏否）有若蓍龜告而不欺不顧從違裕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一作議論）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

曾祖曾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一有仕字）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葢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代）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一有不可）

回奪字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人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

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一作詑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一有陰字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

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駮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

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一本公行爲盜以相殺奪其財不獲則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既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一作其後韓某知審刑院議正首之罪卒用公言議一作爲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一本作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一作治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一作獨若平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一本有平生不為過)廹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産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内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器)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子感悟黨人説進用范公等在左右)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

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爲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豈有[以一作]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一作如]有所爲[一本而任之大用其必大有爲於事]豈其不欲空言而已[一本已作無益]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年止]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户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塟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嗣）以遺子孫（一有生雖有止殁也長存）銘以貽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有以字）令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

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爲
叅知政事乃詔有司罷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
州宜春縣令爲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
贈太子太師其爲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
中書令其爲宣徽北一作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
兼尚書令其爲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徙鎮安軍又追封兾國公惟兾
國一無此三字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
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大師實爲之子初以

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儁德偉望顯于朝廷遂爲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大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奠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爲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中山之程蓋出於

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爲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天下一）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爲明文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爲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貽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

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弟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一有選字）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爲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爲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其日（一作甲子）

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其日（一作甲子）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其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施孔昭世不絶聞盛于有唐程分爲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昰裔孫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

道德家潛孝弟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文簡公既薨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 一作於 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階第一爵勳階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

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爲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以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

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佐藏庫天
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
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
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
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
吏部流内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
姿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
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
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

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
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
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
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
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
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
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
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
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

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一無不字）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

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一有直字）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一有侍讀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所（一作欲）物在程其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一有遷尚）

書左丞

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户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

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官者皇甫繼明方用
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
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
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
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
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
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
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
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

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産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作輙出兵夏人以爲

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塟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劉里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貳阡壹伯賜號推誠保德

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大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

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

庶休厥躬有請未一作嘗其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集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一有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太師尚書令）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

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曾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一作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

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眞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眞

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還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

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無而字）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

嘗罷使人私（一作告）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

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

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

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

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

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

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眞宗命至中書

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

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内出奏

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
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
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
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
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
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勑有司
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
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
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

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一作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珪]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

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書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

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作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淩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

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

娌謹與其弟旭相一無相字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一作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一作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殁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

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録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録其可紀者輙聲（一無聲字）爲銘詩昭示後世（一無上四字）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眞宗眞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眞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所）賞罰功當

罪明相所有一作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斁作爲詩歌
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
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幷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
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

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塟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塟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

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旣薨而先帝

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承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

學問一作始學知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
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
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
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賜以它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
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
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
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
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
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

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眞宗遺詔章獻明肅太

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
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
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
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内銓以
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
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
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
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
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

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以字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兵

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一無爲字）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斃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

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户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户實封三千七百户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勑修上訓及真宗實録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一作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

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娣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一作成下同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

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三）人公旣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一有嗚呼字）可爲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邱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子考眞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宮東宮以曁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貽厥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終

以議處汝初語我王府東宮以直相于始卒一節
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來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予誰學比今在庭其功汝謀孰以畀予維予追考
今保忘身魏器予先何以贈之司空侍中謚則有加
予思何籍有象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銘
銘以昭之永昭厥後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塟河南密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邮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

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

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一作公）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

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措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洽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

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
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
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
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
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
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内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
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
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

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
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
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
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旣而上以富
公獨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
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
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
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
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

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讙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出字）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耳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

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
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
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禄足以具
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顧無遺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
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
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
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
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
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

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後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紀）

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邦（一作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有中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

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一作度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

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
惟時黃耈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詒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
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
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
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盍余氏從韶歷四世始

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二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葢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

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

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

感激奮勵遇事輙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屛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册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北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册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

一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
夏冊臣元昊西師旣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
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
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
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
謝賓客絶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
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某一本作右領軍
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三年祀明堂覃
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

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

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
援旣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
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
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
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
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
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
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
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

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邉罪當死願歸一本作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曾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

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十[illegible]有男
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
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
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
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
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

[illegible]
公遊于泉州行書諸偷海幽塱公之在高常木商旅
出入泉鄉陳戟一總小人之懾公家子里一方賴
嘗紡盆幣有善本去南北沙書史官名在京水
始登于朝有言者去故諸蔡畤屬息鬻衝之治
輿業于前兩賈林望三百年間倖擬集公推邦之直
今運由江以世不與會官與公行藉甚鼓始興開國
人孫女五人錄曰
次以女前大寺大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 本四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閭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禄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世乃一混以一作于酒然

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第字）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者三字）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

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二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

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取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歡忻及聞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齊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

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太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滙而南民居其衝水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山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旣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鎭州眞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

釀爲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無二字）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無二字）吏部考（一無此字）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秉傳治（一作理）辟州疑獄旣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飢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

果豐飢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一有府字未行契丹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無二字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嘗

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于家遂塟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

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二）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其善不享厚用不既其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于（一作於）漢之（一無之字）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今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塋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旣塋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者一作以永吾先君于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

簡肅公於公為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

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甞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

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庚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庚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云一作八年閏正月

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一作毅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

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一作惜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

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司氏永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

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一作竹）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

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爲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爲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厚孝謹多材能爲緯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爲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文辭應有司格旣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爲强起就職居頃

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

守是州予薛氏壻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爲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

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一作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一無里字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

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
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
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絶口不復道
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
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
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
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
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
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

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塟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一作碣）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塟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為之銘以其塟之速也

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塼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隷書納于（一作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益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

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名字）山水竹林（一作慈竹）茂樹奇花恠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一作察推）既罷又辟司録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

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塋皆以其地不善又塋速一有其字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塋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塋也書以遺其子俾碣

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歸大眚又與君同府西遊者十歲入九死今其年爲
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illegible]
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
讀志自樹立卒能以文章吉人吾其可謂有後矣
子博士不備君夫人崔氏有婦德行能教其子吾二子孝
先失不余因送君之喪并以其出不詰又難達有一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爲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爲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

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爲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祕書丞知泰州如皋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爲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紝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一有不止字母爲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復起讀一有年二十三字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爲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

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爲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爲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其家號寃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寃君即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爲（一無此字）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淩景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

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爲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爲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爲君立生祠如皐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

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民便
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皐
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
也蔡文忠公爲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
君平生所爲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
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從封福昌娶蔣氏
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餗公瑾公
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爲勗
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

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爲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爲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實徙武進其居與塋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一作二年九月庚申公鍊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無上八字以蔣夫人從歐陽修曰錢姓出陸終葢顓頊之苗裔始以士爲周官久而以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

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實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勢孰止葢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其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慼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葢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

弟子疑以爲誾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殁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知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

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一作道）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徽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産喜聚書居官禄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

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冐州司理參軍曰誂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諲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

章閣待制尚書户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爲右羽林軍（一無軍字）將軍府君諱拱字其（一無其字）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建威（一作武）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一作轉）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潭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其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弟於其家信

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别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爲祕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爲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其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

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衛將軍益自登于朝以至榮顯
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
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
衛尉卿仁蕡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
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
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
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
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
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

士之爲善者雖堙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爲泰州如皋（一作海陵）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

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

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宇）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二字）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試字）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

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大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塟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旦）誌于幽堂嗚呼先生

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二日廬陵歐陽修述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

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作埴）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

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也字）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作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

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

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無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

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

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
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
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世竊位而
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
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
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
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黄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内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

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

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
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
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僞東
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
山海荒濶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
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桀不備陷邕
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
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
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礽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

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賊[illegible]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illegible]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肹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焉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疾二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勲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隋皆舉進士

昌慈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
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罔爲太廟齋郎君
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晏然未嘗見戚戚之
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
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
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
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修述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終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集二十六

墓誌四首

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其科以材敏稱於當世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塟其父於河南今爲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遊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潞州襄垣主簿遷

汝州梁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十數）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一有縣字）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一作能）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疾（一有及寢而三字）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泳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州）家家能道公之

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爲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兹信矣嗚呼善人之爲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爲善歿也見思一作歿也見稱思思可知也已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貽後世也一有夫字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煒而敷尹氏之先久窒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興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興在子與孫一作在予子孫

尚書兵部員外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别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晋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

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後因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夘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其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髙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

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
亹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
在位莫如修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
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
奉禮郎知頴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
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
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
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
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

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詔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

言又言有司多（一無此字）求上旨（一有多字）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賓客夔干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議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爲人肅然自修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

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
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
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
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
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
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
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
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
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

祐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爲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冗劇一有處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爲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

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墩勑列反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褫無新衣然平生一有好施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閒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也字下有者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爲少令子不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畧書之噫公之事何多歟繁

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爾將葬其嗣子共來乞銘

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

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黄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别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爲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諸爲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祔太宗皇帝伐幷州太師以策

千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
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
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
子叅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公爲人敦篤忠烈果敢
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
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
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
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
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

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爲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
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爲苦公乃募民
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爲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
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
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
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
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
尚書户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
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

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爲三司户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助公拜户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

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一作夷)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闈)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詾詾)出異語且觀公所

為公顧主吏藏之晷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逄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甚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

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
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
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茍合旣與政尤挺立
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
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輙不食家人笑其
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
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
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
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弃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

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斂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公

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修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一作二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塟

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叅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贈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為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參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為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

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閬州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貿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爲恨已而其子唐

鄉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通判陜州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爲秘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
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人曰宜于其子孫下二人
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
通判陝州曹詢孟州濟源縣令晉早卒曹氏今爲祕
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
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念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遇朝
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能矣乃上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户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　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我誦予之文今其葬宜得予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一無此字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

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一無此二字）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

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悉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眞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閒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户部判官數訪時事一有使得以書論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一有出字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

十字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正刑三字而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未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金帛二字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疏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一有副字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荊

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一無此八字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一作左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

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内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内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好學有文九（一無此五字）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祕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一作始復直集賢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

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一無此二字）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昺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一無皆字）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一無此一字）加（一作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

年八（一作九）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一作葬于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終）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一作蘭陵郡無夫人字）蕭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

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敎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一作哀）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殁公（一有以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閬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

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塟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塋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于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黄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

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
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
輙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
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
決者三十六（一有人字）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
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官爲出入四字）
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
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
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

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爲不法五字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黄金府吏持帖强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尭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産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産鉅萬一有一字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

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本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

墓誌銘　代恕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爲咸平縣故王氏今爲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鋭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爲政其利可以賙天下貲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爲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

其民曰令欲爲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爲去其甚惡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之縣之姦豪皆歛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爲令朞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爲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爲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爲灾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潁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爲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

失爲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爲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盜報仇豈法意耶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務賙人緩急而爲性寬靜沈默一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爲不屈其字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爲喜怒設耶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作一人一一無一字卒

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塟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柏子原之新塋於其塋也長子拱璧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巳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户叅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塋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

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貲施德于人至公貲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

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

思從曩人遊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一有之字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一有也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其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

姝也姚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

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

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

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三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一有且字）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

上言孫其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塟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靈)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

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録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殁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得存衆說乘之汩其原恠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傳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終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吴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吴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佗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

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
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
可以此汙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
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聞詔書下曰天子
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誦說爲事非古取
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
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
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
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竒才也君

山景祐中舉進士祊爲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其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寃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

以何術得也長谿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大小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大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

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夭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黄夢升墓誌銘

予友黄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黄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

以招(一有延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一有州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一作予時爲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已能知夢升爲可奇矣)後七(一作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一有解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一作自若)

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乃字)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字)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獨子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二字)博辨雄偉其(一無此字)意氣奔放猶(一有若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一無二字)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

一本改欲以字爲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一作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其娶温氏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于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子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一作子）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某縣東南若干里某原）有墓曰狄君之墓者迺予所記（一作紀）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

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虖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鄉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力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

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鄧綰二字）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賄汚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輙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盖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

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矜用兵州縣旣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絶糶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與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

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葢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
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
君其可不惜其發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録乎君
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
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
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
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
遵誼遵徽皆舉進士一無四字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
其三尚幼其一無其字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郡字）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爲殿直公爲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還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塟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

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絶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聖人

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為善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于地下復何道哉其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

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閟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一本上有呂字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爲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又爲湖州司理泗州録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溱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

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閤氏之喪合葬于楊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爲人剛介有節長於爲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鬬訟往往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爲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

薄而必均夫人闞氏尤能爲勤儉子淵溱皆舉進士溱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爲祕書丞溱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溱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爲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爲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爲善之效君之皇祖諱裕贈兵（一作工）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閭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仲實爲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

煩呂氏之族于後於其塋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墓

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

逾一作愈遠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

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一作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一無此字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

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一作將異議徙知晋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篇行于

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一作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未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

陽求醫疾革隱（一作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

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終

鐵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曰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集二十九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逵祖諱琠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大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

用武人爲守而吏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吏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吏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一作因以爲法而吏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冲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慄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勲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

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一作外）乃復起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一作漫）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其）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搯鉾亡命移書州縣

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者字）輙困辱之（一作侮慢辱因）辰鼎澧（一作辰鼎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司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輙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嘲啾抵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譟呼咆虓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後爲司勳員外郎判

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君仕官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爲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爲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爲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一有費字）必爲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用）其

守官不爲勢牽(一作奪)不爲利奪(一作牽)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一有世字)號強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十)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一無益字)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

以爲生令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時當舉官掌某事一作某人爲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

卿真卿亦早亡敞今爲大理評事僉鳳翔府推官皆
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
是將久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
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
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

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爲可榮於國家計爲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恍慥而授以言曰一有臣聞二字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恍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

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修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兎毛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一有刀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一作剛直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

其言夏竦經畧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内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蠹膚敗事則欲以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惡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粮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爲并代麟府

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勑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從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爲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爲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厮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爲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

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眞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爲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有能績（一作稱）爲人廉潔（一作平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一有諱借二字）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其父諱守

慶祔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此人字又娶王氏太原郡君亦有六孫景景略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景彥十四字直一作宣公卒之明年秋其子恍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爲諫官時嘗與公爭議一作言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爲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一作其來有）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鄉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遷）南祖屈僞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一作顯晦）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內）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徽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後嗣）弗迷昭穆縣聯公其歸此（一作乎）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爲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爲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爲防禦使太祖時爲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爲留後後召以爲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扆以西鎮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爲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爲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爲名將其

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
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爲
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
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爲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
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爲發運使以峻
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
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
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爲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
近溥嘗夜挐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

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爲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一無此字）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畋賢而有文武材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

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歿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楊世初徵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躍）邊陲桓桓侍中國昇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歿爲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顏娶胡

氏（一有曰字）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喆尚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予較其藝常爲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爲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

以誌諸後世一有子曾嘉尚恭而從王君遊十字乃爲次其世而作銘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辟州遭巢猾唐得果而留卒塟西充爲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遷理之丞藍田夏雒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雒逢饑餔粟不孚褒功勸吏天子有詔雒人染癘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

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爲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一作太宗時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其後爲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一有召字）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一作無言）明（一作翌）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一有會字）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

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一有遽拒二字）曰如詔（一作如制所劾）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一有他吏二字）索其家得（一有金銀二字）銅器十數府君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一作稱）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辟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員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

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一作有僧其者用浮屠術斷一臂禱雨官爲起寺於一有淮上二字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無動字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一作常數十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無者字叫號不得免一作而叫號不得免者府君聞之驚一作大駭曰害有大一作甚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一作十餘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一作而毀其

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户部判官六年爲廣
南東路轉運使前爲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
倍府君歎曰（錢一作嶺南舊以市舶司物代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前爲使者相襲久而不變府君至則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爲俸今上即位就轉
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
紫爲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
求分司未得命以某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廨享
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諱某祖
諱某僞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僞唐屯田員外郎

娶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一有今字)爲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其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一有美儀容)治身儉薄簡言語爲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一作常正衣獨)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一作色不少)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一作不之)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蘋盜猖土裂四(一作食有一)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八)州自王傳死子時敗臣于楊自梁迄周廬陵僞邦歐陽是

家世以不章（一作彰）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儉恭亙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祖耀卿爲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咸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

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而粮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詔録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質重寛易居父喪盡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為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一作明）州粮料

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
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遂絳解虢澤沂六州皆有
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
析纖密自前世功利因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
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
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
為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
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
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

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君于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塟

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歟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厥聲以振忍生而恥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寛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禄壽壽豐于躬禄及其嗣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終

